

## 楔子

「從今天起，你們要當好朋友哦！」

出現在他面前的，是個長相可愛的小男孩，跟他差不多年紀，差不多身高，據說是剛剛搬到附近來的新鄰居，會和他進入同一所幼稚園。

「你好，我叫孫皓川，你呢？」他立即伸出手去，顯得很友好，能有這樣一個可以陪他上下學的夥伴，而且看起來還這麼可愛，他當然非常高興。

可是那個小男孩卻是看了他一眼後，傲氣地一扭頭，沒有回應。

這副態度讓他非常生氣，一把拉住了對方，「喂，你幹麼不理我？」

「我才不要跟你當朋友！」對方朝著他做了個鬼臉，這可把他徹底惹毛了。

要知道，他可是這方圓百里內的孩子王，還沒有誰膽敢這樣對他的！

於是，當著家長的面，他撲了過去，和新來的這個傢伙扭打起來……從那一刻開始，就注定他會有這麼一段孽緣！

## 第一章

四月二十四日，浮華馨香股份有限公司銷售部。

今天是個令人有些煩躁的陰雨天，雖然辦公室裡的光線足夠卻顯得不夠朝氣，悶悶的電話聲此起彼落的響起，讓正忙碌於工作中的人們有些心煩。

走廊到底有一間獨立辦公室，裡面坐著一名身穿西裝的男人，一臉嚴肅。

他的頭髮整齊地向腦後梳理，犀利的目光直盯著電腦螢幕，直到電話響起，他才有些不情願的將視線從螢幕上移開，緩緩接起電話，「喂？」

「孫部長，董事長有請，麻煩您來一下董事長辦公室。」

話筒傳來董事長祕書王小姐甜美的聲音，可是孫皓川卻習慣性地皺起兩道眉，英俊的臉龐上露出一絲擔憂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他隱隱覺得，好像會有什麼麻煩事發生……

他在這家著名的香水品牌公司上班已經五年，從基層業務員做起，憑著突出的銷售能力、出色的工作能力，以及強硬的行事作風，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高升到銷售部部長這個位置。

且在他嚴格的管理下，公司的業績蒸蒸日上，讓上司挑不出毛病，所以除非開會，不然董事長很少會找他。

最近他也沒聽說有什麼大規模活動，董事長現在叫他過去，難道是他們之前接的訂單出了什麼問題？

思及這個可能性，向來追求完美的孫皓川有些不安。他邁著沉重的步伐，頂著一張看不出表情的撲克臉，懷著忐忑的心情來到董事長辦公室門口。

輕輕叩門後，很快就得到進入辦公室的應允。

喀嚓一聲，孫皓川推開辦公室的門，隨即看見除了董事長之外，辦公桌前還坐了一個男人。

雖然只有背影，但他卻立即感覺到一股熟悉，好像自己認識那個人一樣。

「哦，孫部長來了！來，我替你們引薦一下。」

董事長林鑫發站起身，他面前的男人也跟著站起。

「這位就是我剛剛向你提起的，我們公司的王牌銷售人才，銷售部的孫皓川部長。」林鑫發熱情地為兩人介紹彼此，「這一位，是剛剛從法國回來的設計師楊凌鵠先生，他的作品很受好評，我們這一季新品的瓶子就是外包給他設計，但這回我是特地聘請他來擔任我們公司設計部部長一職。」

楊凌鵠？孫皓川的腦中閃過一絲不祥的預兆。這個名字對他而言是一個禁忌，偏偏他想忘都忘不掉！真的會是那個楊凌鵠嗎？

「呵呵，孫先生，您好！」

就在孫皓川自欺欺人地在心裡祈禱千萬別是自己認識的那個傢伙時，對方已經轉過身來面對他，友好地伸出一隻手，「孫部長，以後請多多關照。」

在看到和記憶中幾乎如出一轍的俊俏臉蛋時，孫皓川本能的想拍掉對方的手，讓對方碰一鼻子灰，但最後他忍住了，因為上司還在場。

他有些不甘願的伸手和對方交握，臉部線條僵硬的說：「你好，楊先生，很高興見到你。」說完，馬上把手收回。

「我也很高興能再見到你，沒想到能和你成為同事，真的非常高興，希望我們能合作愉快。」楊凌鵠有點故意加重「再見」兩個字。

果然，看楊凌鵠笑得一臉春風得意、人畜無害，孫皓川怒了，想揍人的衝動都有了。

笑屁啊！這傢伙是送上門來找死的嗎？

沒錯，眼前這個看起來溫和有禮，宛如紳士般的男人，正是和自己從小打打鬧鬧、針鋒相對，每次在關鍵時刻都能成績比他多一分、打球比他多投一顆的死黨兼死對頭，不過他們後來連死對頭都做不了，因為楊凌鵠搶了他的初戀女友！

他永遠記得，那是他大四那一年，和初戀女友相戀大半年後，即將要過的第一個情人節。

沒什麼交往經驗的他，還傻乎乎的詢問楊凌鵠意見，並照他說的親自捧一束玫瑰花去女友的科系大樓找人，打算給女友一個驚喜，卻在照女友同學的指示找到教室時，受到極大的驚嚇——女友竟然背著他和楊凌鵠這個混帳躲在教室角落熱情的親吻！

同時被死黨和女友背叛，讓他感到異常憤怒，他將玫瑰花摔在地上，立刻上前質問，對方卻給了他一個笑容說：「這種事當然是你情我願，不是我強迫她的，可見她根本就不是真心喜歡你，還是只有我……」

只有你能讓她喜歡是吧！他當時是這麼想的，所以也沒讓楊凌鵠把話說完就狠狠揍過去一拳，楊凌鵠本來就細皮嫩肉的，隨即腫了半邊臉。

楊凌鵠長得俊俏，從小女人緣就好，從小到大被其他看不慣的男生找麻煩是常有的事，而他通常是出面救他的那個，這是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——楊凌鵠身上的傷是他造成的。

自此，他們十幾年的交情也就完了。

後來無論楊凌鵠如何想找他說話，他全都避而不見。大學畢業後，他聽說有綠卡而不用當兵的楊凌鵠去了法國學設計，而他則入伍服役，然後進入現在這間公司。

算起來，兩人也已經五年不見，他還真沒想到兩人有再見面的一天，甚至會在同一間公司上班，真是冤家路窄！

可惜當著董事長的面他不能多說什麼，只能握緊拳頭希望這客套的介紹快結束，他可以早點離開。

「你們倆認識？」聽到楊凌鵠提起「再見面」時，林鑫發驚訝的同時看向兩人。楊凌鵠微笑著回答，「是啊，我們是同學兼鄰居，自小就認識，從幼稚園到大學都唸同一所學校呢！」

聞言，孫皓川的臉更沉了。不知道為什麼楊凌鵠這種無所謂的語氣，好像他們還是跟以前一樣的態度，讓他十分不爽。

「原來淵源還這麼深，那再好不過了！」林鑫發聽了像是很高興的樣子。「設計部和銷售部的關係密切，需要時常彼此溝通想法，既然你們是舊識，必能減少溝通上的摩擦，這樣很好……喔，對了，孫部長，這週末商業公會不是邀請我們參加酒會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已經回覆對方了。」孫皓川畢恭畢敬的回答。這件事讓他很高興，這也是他受到董事長信任的證明之一，因為董事長特地讓他代表公司出席這場酒會。

點了點頭，林鑫發出其不意的說：「那麼，你就帶著楊部長一起去吧。」

「嗯。」孫皓川先是習慣性的應了一聲，但很快又意會過來，一臉詫異的問：「帶他一起去？」

照理說，設計部的人和這些交際應酬向來是搭不上邊的，再說，別人就算了，要跟這混蛋一起去，他心裡是十二萬分的不樂意。

「是啊，這是個不錯的機會，讓我們新任的設計部部長和客戶們多多接觸，才能掌握客戶的喜好，做出更好的設計來，也可以減少銷售部跟設計部的衝突，一舉兩得。」林鑫發帶著笑意，拍了拍楊凌鵠的肩膀說：「孫部長是我們公司的王牌銷售人才，最瞭解客戶的心理，你可要跟著他多多學習。」

「是，我知道了，我會跟孫部長多多學習。」楊凌鵠一臉認真的回答，像是一點也不覺得週末還要去應酬是麻煩事，一副積極的樣子。

虛偽！孫皓川在心裡罵道。這小子肯定是在裝乖，從以前就這樣，運用斯文俊俏的外表騙人，骨子裡根本不是這樣。

「那就這麼決定了，週末你們一起去，相互也有個照應。」林鑫發根本沒注意到孫皓川那張黑臉，只見新來的設計部部長似乎能和孫皓川處得來，他心裡一塊石頭總算是落了地。

其實讓設計師去應酬是沒這個慣例的，他只是希望這兩人有機會就多相處。

除了產品設計之外，銷售部在推銷產品時，也需要設計部提供的廣告宣傳，因為接觸頻繁，所以兩部門之間時有爭執，偏偏孫皓川的脾氣又硬，上一任設計部部長就是因為受不了他的火爆性子，才會自請調職。

對孫皓川這個難得的人才，林鑫發也感到十分為難，所以這回才會希望楊凌鵠能化解這個長久的問題，當然，這是因為他並不知道兩人早有過節。

「好吧，那你們倆出去吧，孫部長就負責帶楊部長認識一下環境。」

點了點頭，兩人一起退出董事長辦公室。

走出門後，孫皓川看了楊凌鵠一眼，看對方正要開口，連聲音都還沒發出，便轉過身，逕自走到電梯口，楊凌鵠只好默默跟上。

兩人很快就等到電梯，坐進電梯的時候，裡面還有其他人，楊凌鵠完全沒有機會說話。

等孫皓川按的樓層抵達的時候，他又率先走出電梯，在楊凌鵠跟上的時候，他回頭冷冷的說：「在對面。」

「什麼？」楊凌鵠不懂他沒頭沒尾的在說什麼。

「設計部在銷售部對面！」孫皓川老大不高興的說完，便走進銷售部，一副完全不想理會對方的樣子。

他自認在董事長辦公室已經很給面子，至於認識部門這種事就讓那小子自己搞定，他才不信這種小事，楊凌鵠敢告到董事長那去。

「喔。」楊凌鵠有些無奈的看著他的背影。

看來小川對那件事還耿耿於懷，即便兩人都分開了五年還不肯原諒他。

唉～說到原諒，他真覺得委屈，明明不把話聽完的傢伙是他，而且事後也不給自己任何解釋的機會。

但話又說回來，假使當時小川真給自己解釋的機會，他就敢把全部的感覺都說出來嗎？他敢說自己根本就不喜歡那個女生，連那個女生長啥模樣都不太確定嗎？他敢說上了高中之後，他就慢慢發現自己喜歡上一個不能表白的人，只因為太害怕對方會拒絕他？他敢說自己如何的嫉妒那個女生，氣悶了大半年才忍不住破壞嗎……

不，他不敢，他可能只會說：「小川，還是只有我才是真心喜歡你，真心待你好，因為……我們是最好的朋友。」

思及此，楊凌鵠嘆了一口氣。

但隨即他又握緊拳頭告訴自己別氣餒。沒錯，他逃避了五年，如今回來，可不是為了讓自己氣餒的，而是要給自己一個機會的！

是的，孫皓川你等著，這回我不會輕易逃走了！

週末的傍晚，孫皓川依約將車停在楊凌鵠家的巷子口。

其實，他對周遭的環境熟悉到不能再熟悉！

以前他家就住在同一條巷子，與楊凌鵠家只隔了幾間房子，後來他基於通勤上的考量，便搬到公司附近住，而他家人則是前兩年就搬回南部住了。

因為家住得近，加上彼此父母認識，他跟楊凌鵠從上幼稚園開始就結下緣分，每天都結伴而行。

但說兩人是朋友，其實有時候也像是敵人，因為從小到大都上同一所學校，難免相互競爭，無論學習成績還是運動會名次，都會變成他們比拚的標的物。

氣人的是，無論他付出多少努力，最後，楊凌鵠都能輕輕鬆鬆排在他前面，到後

來他都有些習慣這種事，連自己的凶惡模樣比不上楊凌鵠的俊俏模樣來得有女人緣都習慣了，甚至有時候楊凌鵠張狂的拿成績在他面前現都能淡然。

唯一不能接受的是，楊凌鵠竟然連他的初戀女友都要搶！

「嘖！」想到這裡，孫皓川忍不住拍了拍自己的臉。

怎麼這兩天總會不經意地想起過去的事呢？明明已經很多年了……

「小川，讓你久等了！」

這時候，一身正式打扮的楊凌鵠從家裡走出來，邊笑邊打招呼，打斷了他的思緒。小川？孫皓川愣了一下。這個稱呼他已經很多年沒有聽過，一時間有些無法適應。他回過神，語氣不佳的說：「別叫得這麼噁心！」抬起頭的時候，眼裡卻不禁閃過一絲驚訝。

楊凌鵠今天穿上一套白色西裝，很襯他偏白的膚色，讓他看起來更加耀眼。染過的棕髮抓了造型，露出他飽滿的額頭和一雙魅力十足的眼睛。等他走近一點後，孫皓川才發現，對方左耳上，還戴著一顆紅寶石耳釘。

整體帥氣又時髦，很像時下流行的偶像明星！

「娘娘腔，居然還帶耳釘這種玩意兒！」他絕對不會承認自己為對方這一身打扮感到驚豔，一定要找碴，好像不這麼做就會顯得自己氣弱一樣。

聞言，楊凌鵠不以為意的呵呵一笑，順手撥了一下耳邊的頭髮，手指掠過紅寶石耳釘。「我這叫時尚。」

「胡說八道！上車。」孫皓川嗤笑一聲。平常他不會這麼說話，但對上楊凌鵠，他就忍不住。

聳了聳肩，楊凌鵠坐上副駕駛座。

孫皓川正想發動車子，冷不防楊凌鵠的手忽然伸向他，一把抓住他的領帶。

「幹麼？」他皺著眉頭，不滿的問。

抓著他的領帶，楊凌鵠上上下下打量他一番，看著他規矩的深色西裝打扮，臉上露出不認同的樣子。「你覺得這條領帶和你這身西裝搭嗎？」

「搭不搭你管不著！我平時都是這麼穿的！」孫皓川氣急敗壞地拉開他的手。

不介意他的粗魯，楊凌鵠莞爾一笑，從身後變戲法似的拿出一個精緻的盒子遞給他，「這個給你。」

「什麼東西？」孫皓川一邊問道，一邊照著後照鏡整理剛剛被拉扯開的領帶。

該死，領帶被楊凌鵠這麼一扯，似乎打成一個死結，怎麼都恢復不了原樣。

「從法國帶回來的，送你的禮物。」楊凌鵠硬是將盒子遞到他眼前，逼他不得不轉移視線。「雖然不是什麼昂貴的東西，但是我第一眼看見時，就覺得它和你很配。」

孫皓川接過禮物，打開一看，是一條做工精細，手感絲滑，帶著些許暗色花紋的深紅色領帶。

「喜歡嗎？」其實不用問，他就知道小川會喜歡，因為他很瞭解小川，但他想聽他說。

說實話，楊凌鵠的品味還真不錯，他也的確很喜歡，但他怎麼也說不出真心話，

只能隨口糊弄，「真虧你還記得給我帶禮物，不過要是一瓶紅酒會更合我意。」聞言，楊凌鵠眼神一黯，但隨即又恢復笑顏。

「呵呵，想也知道，你想讓我買的那種限量紅酒太貴了，我可買不起啊！」楊凌鵠笑道，伸手替孫皓川解開打成死結的領帶，一切顯得很自然，連孫皓川都沒意識到兩人此刻的動作有多麼親密。

「來，換上這條試試。」他俐落地替孫皓川將紅色領帶繫上，表情很認真。因為兩人的距離很近，孫皓川不由自主的觀察起楊凌鵠，長長的睫毛、優美的唇線、偏白的膚色……他發現這小子真的長了一張漂亮的臉蛋，也難怪這麼受歡迎……

「好吧，雖然你不說，但我猜你應該會喜歡它，小川，我對你的品味太瞭解了。」楊凌鵠自顧自說著，並抬起頭對孫皓川俏皮地一笑。

見狀，愣了一會，孫皓川才不自然的撇過頭，發動了引擎。「好了，別耽誤時間，我們快遲到了！」

卜通卜通……劇烈的心跳讓他莫名感到緊張，費了一些時間才壓抑住這沒來由的心悸。

真該死！就算楊凌鵠長得再漂亮，也是個男人，而且是個不折不扣的惡魔！剛剛他怎麼會有一瞬間覺得對方的笑容很吸引人？！

他，一定是生病了！

見孫皓川不打算再搭理自己，楊凌鵠也識趣地安靜下來，只是視線會下意識的看著開車的男人。

雖然孫皓川假裝鎮定，但他其實能感覺到楊凌鵠的目光總是不經意的落在自己身上，而這讓他有些坐立難安，害他都不敢朝副駕駛座上看。

最莫名其妙的也是這個，就算楊凌鵠真的在看自己，那又怎麼樣？他幹麼有一種心虛燥熱的感覺？靠！他是怎麼了？

各懷心事，兩人一路幾乎都保持著沉默，車很快就開到飯店外面。

當兩人趕到酒會現場時，已有不少賓客捧著酒杯聊起天來了。

富麗堂皇的宴會廳裡，聚集著來自各界的商場精英。他們分散在四周，每當有新的賓客走進來時，人們會稍稍抬頭看一眼，以便知道自己想藉機認識的人有沒有到場。

「啊，你看，是浮華馨香的孫先生！」一位女士認出孫皓川，急忙拉著身邊的女伴說道。

一時間，女士們的目光都投向門口，聚焦在剛剛走進會場的兩個男人身上。

孫皓川和楊凌鵠一前一後地走進宴會廳，身穿深色西裝的孫皓川看起來穩重可靠，散發著成熟男人的魅力，在業界的單身女子心中，浮華馨香的孫皓川是優質老公的第一人選。

走在他身後的楊凌鵠則是完全不同的類型，是個十分英俊的型男，但給人的感覺太花花公子了，女人會覺得嫁給這種人很沒安全感，但又很希望能跟他談場浪漫的戀愛。

兩人的形象跟穿著都形成鮮明的對比，但站在一起卻給人很協調的感覺。孫皓川領著楊凌鵠穿過人群，先跟他們的老主顧打招呼——商業公會理事長，也是全國最大百貨公司的董事長王雄。

「王董，這位是我們公司的設計部部長楊凌鵠，以後還請您多關照了。」孫皓川例行公事般地將楊凌鵠介紹給王雄。

「真是一表人才啊！」王雄用賞識的目光打量著楊凌鵠，一邊向自己的夫人誇讚道：「我聽說他們公司這季新品的外包裝就是這位新任部長設計的，就是妳最喜歡的那瓶……」

「哦？」王夫人驚訝地看著眼前這個英俊的年輕人，「楊先生真是年輕有為，你的設計我和姊妹們都很喜歡，不知道你設計這款綠森林時，靈感從哪來的呢？我真好奇。」

綠森林是浮華馨香這季強推的人氣產品，香氣如做森林浴般清新，但給其大大加分的是，夾雜著一抹墨綠色的水晶瓶外包裝，一推出就深受女士們的歡迎。

楊凌鵠露出迷人的笑容，用極為溫和卻略微揚高的音調向王夫人說明，但其實，周圍的賓客都能聽到他的聲音。

「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一種叫綠幽靈的水晶，晶瑩剔透的晶體中夾雜墨綠色的晶絲，就好像是墨汁融入水中。我的設計就是源於這樣的靈感，而瓶身設計成波浪形狀，是希望讓使用者好拿，最好是愛不釋手。」

接下來，再也不需要孫皓川帶著楊凌鵠打招呼，幾個有興趣的女士跟客戶自然圍上楊凌鵠，熱絡的聊了起來。

其實，比起性格嚴謹的孫皓川，楊凌鵠八面玲瓏、幽默隨和的個性更適合這樣的場合。

本來孫皓川也是不以為意，逕自跟熟悉的客戶寒暄聊天，直到他發現楊凌鵠被一群人圍起來勸酒。

他的眉毛忍不住一挑，不悅的神色立即顯現在臉上。

怎麼這小子也不推拒，就這樣一杯一杯的喝？！

他有些不高興的一口喝掉手中的酒，然後在心底告訴自己，晚點就等著看楊凌鵠鬧笑話！可雖然心裡這麼想，但他應酬時，卻不由自主注意起人群中的楊凌鵠。看他白皙的臉頰染上粉色，目光在宴會廳裡環顧，像是在尋找什麼時，孫皓川就完全忍不住的走上前了。

他很清楚楊凌鵠在找什麼，從以前就這樣，每次要他幫忙時，那傢伙就會露出小狗般乞求的臉，四處梭巡他的身影，好像很肯定他一定會在場，也一定會幫忙。當孫皓川走近時，正好眼神與楊凌鵠對上，他看到對方似乎鬆了一口氣，對他笑了一下。

這一笑，滿足了孫皓川的虛榮心，也讓他氣消了大半。

可能是見到孫皓川而鬆懈了，楊凌鵠開始有些站不穩，眼神也益發渙散。

孫皓川連忙上前扶住他的胳膊，並對眾人說：「這小子不太會喝酒，大家就饒了他吧。」

當然，這些賓客可沒這麼好打發，個個卯足勁要勸他們兩人酒。

「他是真的不行了！他那點酒量，我心裡有數，就讓我替他向諸位賠個禮，這酒我來喝。」孫皓川搶下楊凌鵠的酒杯，當著眾人的面，一口乾掉。

「孫部長果然好酒量，不過……你這一杯就想打發我們這麼多人，是不是有點太敷衍了？」帶頭起哄的人並不打算這麼輕易放過孫皓川，他拉住孫皓川的手臂，又替他倒滿酒，「你若一個一個敬酒，就算你有誠意，我們就讓你們走。」

孫皓川粗估一下人數，微微皺眉。雖然他的酒量比楊凌鵠好上幾倍，但若跟這麼多人一個一個喝，自己恐怕也會被灌醉。

不過，他知道自己的底線，也知道自己喝醉後不會立即表現出來。

反正該打招呼的都已經寒暄過，這次王董事長還貼心的替賓客在樓上安排了房間，他只要哄好這些人就可以馬上回房間休息。

想到這裡，他接過酒杯，向那帶頭起哄的客戶敬了一杯酒。

「來，陳總，我敬您一杯，聽說您的太太懷孕了？恭喜恭喜，請滿月酒時可別忘了我……」孫皓川從容地笑道，那自信的語氣反倒讓賓客們都感到一種莫名的壓力。

## 第二章

半個多小時之後，孫皓川和楊凌鵠互相攙扶著走出會場，搭乘電梯來到飯店的住房樓層。

說是互相攙扶，實際上還是孫皓川用力拖著幾乎癱軟在他身上的楊凌鵠。喝了酒之後的楊凌鵠變得異常黏人，像是一塊牛皮糖，總往他身上賴。

「誰讓你逞能，不會喝還喝這麼多。」孫皓川一邊責備，一邊打開房門，將人扶進房間，放倒在床上。

「唔，我才沒喝多。」楊凌鵠轉過身，躺成大字形，用迷離的眼睛看著他，「你才喝多了，臉那麼紅……」

「醉鬼，懶得理睬你！」孫皓川白了他一眼。「我要回房間了，你可別滾下床。」說完，他轉身想回王雄替他們準備的另一間房間。

「小川，」楊凌鵠爬起來，坐在床上，一手抓住他襯衫的一角，「謝謝你幫我解圍。我就知道，你一定會幫我，你總是這樣……」

聞言，孫皓川轉過身，冷冷的說道：「我可沒那個義務幫你！」但脾氣才發完，他就愣住了。

畢竟，眼前的一幕太教人心跳加速。

楊凌鵠坐在床上，西裝已經褪到肩膀下、掛在手臂上，襯衫的第一顆釦子不知道上哪了，露出他細緻的鎖骨。他的頭髮微亂，臉色泛紅，一雙霧氣濛濛的眼睛正盯著自己，顯得可憐兮兮，惹人心生憐意。

孫皓川今天比平常喝得更多一點，腦袋有些沉，思考的速度也比較慢，連身體都感到燥熱，但看到這一幕，不曉得為什麼，他覺得更熱了，且那股熱是從小腹竄上……

楊凌鵠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對方眼裡已經夠楚楚可憐，還一臉疑惑又委屈地看著孫

皓川，「小川你討厭我嗎？我們不是朋友了嗎？」

「做出那種背叛我的事，還指望我把你當朋友？你太看得起我了。」孫皓川的語氣還是很憤怒，但目光卻不自然的轉移到天花板。

看著楊凌鵠那副樣子，他會生不了氣。

「我說過了，那種事又不是我一個人的錯。」楊凌鵠有些不甘願的說：「那女人根本就不是真心喜歡你，要不然怎麼可能……」

「我相信如果不是你主動她不會這樣！況且你背叛了朋友這不是事實嗎？楊凌鵠，沒想到你竟然孬到連責任都不敢承擔，非要推卸給別人嗎？」孫皓川冷笑道，用鄙夷的神色看向楊凌鵠。

那犀利的目光刺得楊凌鵠心中暗暗作痛。

「小川，你要相信我……」他情不自禁地拉住孫皓川的胳膊，直直地看著他的雙眼，「我根本不喜歡那個女人，我會這麼做只是因為她對你一點都不真誠，我不想你受傷害。」

「你這就叫真誠了？你不喜歡她居然還和她交往？」孫皓川不屑地推開他。「楊凌鵠，你是想侮辱我是吧！你連這方面也想證明自己比我厲害是吧！你搶走我的女友，還想我感謝你讓我認清那個女人的真面目？你作夢！」

「孫皓川！」楊凌鵠惱了，爬起來一把揪住他的衣領，瞪大了雙眼，極度不滿的說：「你簡直比豬還蠢！到底誰是真心，誰不是真心，你都分辨不出來！」

「是，我是分不出來，但我學到的教訓就是別相信你。」孫皓川也火了，反手想要扯住對方，卻不料楊凌鵠腳下一軟，拉著他一起摔倒在牀上。

「哼，好吧，你喜歡聽實話，我就跟你說實話好了。」楊凌鵠扯著他的衣領揚高聲音說道：「你知道那個女人背地裡怎麼說你嗎？她說你不是性冷感就是個呆頭鵠，連她的暗示都不明白，簡直比國中生還不如！」

「放開我！這和你沒關係！」孫皓川想要起身，可是對方拉著他的衣領不說，他的一條腿也被對方的兩條腿夾在中間，讓他有點難以動彈。這姿勢讓他覺得曖昧。

「怎麼會沒關係？孫皓川，你從來都沒有瞭解過我的感受吧？」剛剛還慷慨陳詞的人，卻突然變得很低落的說：「你根本不知道我對你有多認真……」

「你喝醉了。」太過貼近的身體讓他十分不自在，他甚至能感受到楊凌鵠說話時噴在他頸子的熱氣。身子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酒精的緣故，益發覺得燥熱。

而且，這小子在說什麼？認真？他要對他認真什麼？真是醉到胡說八道。

「小川……」楊凌鵠湊近他的耳邊，故意壓低聲音，用帶著誘惑的嗓音說：「我就不行嗎？要不要……跟我試試？證明那個女人說錯了。」

「試、試什麼？什麼可以不可以？」他感覺自己的心臟不受控制，被對方挑逗得緊張起來，每一次跳動都像是要從嘴裡蹦出來。

沒有回答，楊凌鵠緩緩靠近他，直到柔軟的雙唇貼在他的嘴唇上，然後微微張口含住他的上唇。

這柔軟的觸感真不賴……

孫皓川有些發愣，直到對方伸出舌頭舔他的嘴角，他才驚覺不對，連忙用力推開

楊凌鵠。

楊凌鵠被他不斷推拒的動作弄得有些怒了，總覺得心裡酸酸的、很難受，以至於開始口不擇言，「孫皓川，你是不是真的不行！」他還故意的用身體頂了他的下身一下。

男性的尊嚴一直被質疑，孫皓川也惱了，「我當然可以，但、但你是個男的……」

「是喔，那算了，我以前就知道自己比你行，男的女的我都能搞定，也難怪你初戀女友會比較喜歡我，畢竟我的經驗比較豐富……」

喝了酒的腦袋已經沒什麼理智可言，被對方這麼一激，孫皓川也忍不住了！

他隨即扯開自己的領帶，脫下西裝丟在地板上。他不再被動，而是重重將對方壓在身下，「很好，你想跟我比是不是，楊凌鵠你不要後悔！」說完，他懲罰性的咬了對方的嘴唇，接著舌頭探進對方嘴裡。

聞言，楊凌鵠笑了。不，後悔的絕不是他，只是小川從來不懂。

孫皓川的吻激烈而野蠻，不僅深深纏住楊凌鵠的舌頭吸吮，還刷過他嘴裡的每一寸，最後細細啃咬他柔軟的唇瓣，沒多久就將楊凌鵠淡色的唇蹂躪成紅色，好似要湧出血來，恰如清晨的玫瑰嬌豔欲滴。

「啊……小川……」楊凌鵠的呼吸變得紊亂，眼神更是迷離，雙頰透出誘人的緋紅。

他下意識伸出一隻手輕輕環上男人的脖子，小舌時而躲避對方粗魯的進攻，顯得欲拒還迎。

孫皓川一邊鎖住他的唇舌，一邊伸手扯開他的襯衫，探手摸上他的胸膛。冰涼的手指在細滑的肌膚上遊走，最後停在心臟跳動的位置。

他能感覺到，手心下劇烈的跳動，漸漸和自己的心跳產生共鳴，一樣的劇烈。知道對方一樣的情動，不知道為什麼，他心裡有種被盈滿的充實感。

他開始忘了對方和自己一樣是個男人，也忘記對方是自己想要懲罰的對象，像是受到蠱惑，他放輕力道，忘情地撫摸著對方平滑的胸口，舌頭繞上對方的耳廓，輕啄著柔嫩的耳垂。

敏感的地方被人舔吻，楊凌鵠的身體禁不住的微微顫抖，發出低低的呻吟，「嗯……」

孫皓川只跟女人上過床，雖然聽過跟男人做要從哪裡插入，但細節並不清楚，只能憑著本能跟楊凌鵠做，而當他聽到對方耐不住的呻吟時，像是受到莫大的鼓舞。這下他能確定楊凌鵠是舒服的，而他想讓對方更舒服。

他一手捻起對方粉色的果實揉捏，並用舌頭舔弄另一邊。

「唔……嗯……」受到刺激，楊凌鵠發出斷續的嚶嚶。胸口傳來的一陣陣酥麻快感，讓他略顯緊張，手不禁拉扯著孫皓川的襯衫下襬。

孫皓川半跪起身，俐落地脫掉自己的衣服，又將楊凌鵠的襯衫再扯開一點。

被壓在他身下的身體很漂亮，雪白的皮膚十分耀眼，雖然沒有女人渾圓的胸部，但胸前那兩粒粉珠卻十分誘人，還有那纖細的腰身及因衣衫大開而微微顫抖的小腹，都讓他感到口乾舌燥，下身硬了。

楊凌鵠並不知道自己的處境有多麼危險，他稍稍側過頭，耳邊柔軟的毛髮貼著細長的脖子，讓人有一種想要狠狠咬上去吸乾他血液的衝動。

孫皓川重新趴伏在對方的身上，沿著那弧度優美的脖子落下細細的吻，並一手鬆開對方的皮帶，微涼的手探進褲子裡，握住那火熱的性器。

跟男人做他不是很懂，但如何讓男人舒服他很清楚，而他，想看更多楊凌鵠情動的樣子。

被人握住下身，楊凌鵠情不自禁地併起雙腿，用大腿內側夾住了他的手。「嗯……別、別碰……」他雙眼波光粼粼，嘴唇一張一闔，滿臉羞紅。

頓時，孫皓川覺得自己下身的慾望更脹了。

他吻上那顫動著的薄唇，並不停深入對方的口腔。被夾在雙腿中的手也同時輕輕撫摸著那滾燙的性器，想讓對方放鬆下來。

「唔——」楊凌鵠閉著雙眼，微微仰頭接受對方的深入，來不及吞下的津液便從嘴角溢出。他能感受到男人對他溫柔的撫摸，舒服得讓他無法克制慾望，鬆軟下緊繃的身體，雙腿微微向兩旁張開。

有了更多空間，孫皓川索性將對方的長褲連內褲都脫掉，轉而揉弄起性器旁的兩顆肉球，挑逗對方敏感的神經。他知道能讓同為男人的楊凌鵠更舒服的方法。

「唔……」楊凌鵠盡情享受這樣的愛撫，或許是太過舒服，眼淚止不住地從眼眶中溢出，順著紅透的眼角落下。

不行了……真的不行了……再這樣下去就要……

他赤裸的雙腳用力摩擦著床單，強忍著這股慾望，身子因此而不停顫抖。

孫皓川鬆開已被自己蹂躪得很慘的小舌，退出對方的口腔，拖出長長的銀絲。

他的親吻從下巴往下滑去，咬過喉結，舔過鎖骨，漸漸來到胸口。

經過剛才的撫弄，楊凌鵠胸口的紅色果實已經顯得飽滿硬挺。孫皓川火熱的舌繞著小突起繞了一圈，隨即就用嘴含住它，裹入火熱的口腔裡舔弄。

「唔……不行……」楊凌鵠用幾乎顫抖的聲音喊道，眼神中充滿乞求，像是在求對方放過自己，又像是在求對方快點讓自己解放。

孫皓川咬住他胸口的肉粒，同時用手順著他的火熱根部向上撩撥，加快速度來回摩擦。

一股快感襲來，楊凌鵠再也無法抑制，一聲銷魂的呻吟之後，噴灑出自濁熱液。

「啊——」他大口呼吸著，身體軟軟地在床鋪上攤開，眼神迷離。

孫皓川看向自己剛剛被白濁黏液弄濕的手，又看了看床上如同待宰羔羊般露出楚楚動人姿態的男人，一股危險的情慾在他眼底翻湧。

「告訴我。」他俯下身在楊凌鵠的耳邊說：「告訴我，要怎麼跟男人做？」說完，他將舌頭探進對方的耳朵裡，很滿意聽到對方深吸了一口氣。

「嗯，不要……不……嗯喔……」

房間裡，開著昏黃的燈光，散落一地的衣物，搭配不斷揚起的呻吟聲，透出一股淫靡氣息。

床前的鏡子倒映出一個男人赤裸的後背，肩部寬厚而有力，腰部緊繃完全沒有贅肉。

雪白的雙人床上，跪伏著一人，僅用手肘支撐著他的上半身。

他側過頭，一邊喘息，一邊用眼角餘光看著身後的男人，耳垂上那顆紅色寶石發出淡淡的亮澤，看起來格外誘人。

孫皓川忍不住俯身親吻對方的耳垂，唇瓣順著對方的脖子輕輕摩擦，引起楊凌鵠一聲輕吟，「啊——」

隨後，他環著對方腰部的手抬了抬，讓楊凌鵠泛著粉色情慾光澤的臀部拱得更高。他可以將他粉色的小穴看得更清楚，此時那穴口正緊緊咬著他沾滿愛液的手指，隨著手指來回抽插轉圈，發出淫穢的水聲。

「嗯……進、進來吧……」楊凌鵠顫抖著聲音說。隨著男人手指的進出，身體裡那股騷癢感更難忍了，他想要得到更多。

「有感覺了嗎？嗯？」沒有等對方回答他的問題，手指便離開那緊窒的幽徑。孫皓川扶著自己早就脹大硬挺的慾望對準那柔嫩的穴口，先是在穴口磨了兩下，接著緩緩插入。

「嗯……啊！」楊凌鵠緊緊捏著身下的床單，身體因為痛感而緊繃。雖然已經做過潤滑，但被異物撐開腸徑的鈍痛還是磨人，他不禁有些推拒對方的侵入。

見狀，孫皓川不停親吻著對方的後背，同時一隻手滑到楊凌鵠的小腹下方，安慰似地撫弄著對方的慾望。

「啊……」因為被撫弄得很舒服，楊凌鵠很自然的又軟下身體，後穴也跟著放鬆。孫皓川趁機將他的後臀再扳開一些，下身用力一挺，讓自己的慾望齊根沒入。

「唔，該死……痛——」楊凌鵠感到一陣撕裂的痛，眼淚忍不住地流了出來。

他委屈地看向孫皓川，淚眼婆娑的模樣讓孫皓川忽然有點內疚和心疼。

他懷著歉意舔去對方眼角的淚，同時放緩速度，想讓對方漸漸適應自己。

「沒事，等等就好，沒事……」孫皓川其實也不知道是不是會漸漸好轉，只是硬挺的慾望被軟嫩的內壁緊緊包裹著，比跟女人做還磨人，他幾乎忍不住，下身像有自己意志的緩緩動了起來。

動了一會，看楊凌鵠似乎沒那麼難受了，他來回抽插的速度跟力道都加快加重了。

剛開始還會聽到楊凌鵠忍著痛的悶呼聲，但隨著他不斷擦過內壁一個點時，對方的聲音有些變了。

「嗯喔……嗯……」楊凌鵠從喉嚨發出來雜著一點痛跟更多歡愉的呻吟，身體更下意識隨著對方抽插的節奏而扭動，努力將對方的勃起吞入，送進更深的地方，而他下身的慾望也跟著抬頭。

注意到他的變化，孫皓川將手探到他的身下，摩擦起他的慾望。

隨著一次次激烈的碰撞後，他握住楊凌鵠的根部，和對方一起達到巔峰。

「啊——」楊凌鵠稍稍仰起頭，呼出一個長長的喘息，身上已經出了不少汗，皮膚呈現出好看的粉紅色，眼角的淚還掛著，嘴唇也還有些紅腫。他輕輕顫抖著唇瓣，邊呼吸著空氣，邊喃喃地喚著，「小川……」

孫皓川抽出自己因舒服而癱軟的慾望，摸了摸他汗濕的頭髮，「我在。」看著面前被自己欺負得很慘，散發著誘人費洛蒙的傢伙，他的心臟始終沒有平靜下來。一個很奇怪的念頭在他腦海浮現，他竟然覺得楊凌鵠哭泣著的這張臉……很可愛？！

是啊，這傢伙的確長得很可愛，小時候他就發現了，即便是長大了也很漂亮……孫皓川想著，從背後抱住楊凌鵠，將他鎖入自己的懷裡。

他輕輕在楊凌鵠的脖子上吻了一下，便將額頭靠在對方的肩膀上，帶著滿足感睡著。

「嗶嗶嗶……」

一陣尖銳的鈴聲打斷孫皓川的美夢，不過當他睜開眼睛的時候，已經記不得自己剛剛夢到什麼，只知道一定是一場甜美的夢。

奇怪，胳膊怎麼這麼沉？

他轉頭一看，只見一張俊美的睡臉近在眼前，嚇得他差點沒跳起來，急忙抽走胳膊，發出一聲驚叫，「啊！」

「嗯？」感覺到自己枕著的枕頭被抽走，楊凌鵠也迷迷糊糊地醒來，他有些吃力地撐起自己的身體，慵懶地伸了個懶腰，揉了揉還沒睜開的眼睛，才稍稍清醒了一點。

「你、你、你……我……」發現自己和楊凌鵠都是一絲不掛，孫皓川完全傻了，再朝楊凌鵠身上一看，他的眼睛都有點發直。

楊凌鵠光裸著的身體上，遍佈點點紅痕，腿上還殘留著令人浮想聯翩的黏液乾掉的痕跡。

「昨晚……」他仔細地回憶一番，可是只能想起幾個模糊的片段，兩人都喝多了，好像還發生什麼爭執，之後不知道是怎麼了，就一起倒在床上……

看來，他們肯定發生關係了！又看了楊凌鵠一眼，他想絕對是自己把這個傢伙給「吃」了。

孫皓川滿臉通紅，有點不知所措，他現在猶如被雷打到，根本無法消化自己對同性犯下獸性的事實。

「我……我醉了，有點不記得……我，對、對……」

「不管怎麼樣，我先去清理一下身子。」楊凌鵠開口打斷對方斷續卻又聽得出想道歉的話。

他看起來很冷靜，沒要責備孫皓川的意思，也沒有像孫皓川一樣慌亂。他掀開被子走下床，徑直地走向浴室，身上一絲不掛，裸露著優美的後背。

看著對方這麼坦蕩蕩地從自己面前走過，孫皓川的臉皮更加發燙，他急忙轉開視線，一句話都不敢再說。

等楊凌鵠有點艱難地走進浴室，打開熱水淋浴時，聽到嘩嘩流水聲的孫皓川才從床上跳了起來。

他手忙腳亂地穿上衣服，有點心虛的敲了敲浴室的門，喊道：「我、我有點事要

先走，就、就這樣了。」說完，也不敢等對方回應，急急忙忙的衝出房間。只是他不知道，當他重重關上房門的那一刻，浴室裡的楊凌鵠長長地嘆了口氣。他太傻了，怎麼會以為一個晚上能改變什麼？！

昨晚他是有些醉了，但並沒有小川以為的那麼醉，也許他比小川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呢！想想，真是可悲極了。

### 第三章

發生了如此尷尬的事，孫皓川真不希望再碰見楊凌鵠，當然，也不能說是他不負責任，想不當一回事，嚴格來說，是他根本不知道要如何處理這種事，只能祈禱在自己想清楚前，別再碰到對方。

但想想，那怎麼可能？兩人在同一家公司上班，免不了會相遇。

所以週一上班的時候，孫皓川可怕的臉色讓整個銷售部的人都不敢正面看他。

「部長今天是怎麼了？像是被女人甩了一樣。」職員們偷偷看向孫皓川的獨立辦公室。

從拉開的百葉窗可以看見上司一張臭臉，比平時更加嚴肅。

孫皓川一直皺著眉，雖然像是在看訂單，可是整個人都散發一股「近我者必死無疑」的氣勢。

週末的經歷對他而言實在太過震撼，直到現在，那個晚上發生的激情畫面仍時不時的在他腦海跳出，雖然完整的劇情他連貫不起來，但可以很肯定那個晚上對著楊凌鵠，像野獸般發情的人就是他自己。

他孫皓川居然佔一個男人的便宜，而對象還是自己十分討厭的楊凌鵠？！

思及此，他就感到無地自容，恨不得挖個地洞鑽進去。

越想越煩，他站起身想去上個廁所，轉換一下心情。

但他才轉開門把走出門，就有一個不怕死的提及他今天的禁忌——

「部長，週末的酒會怎麼樣了？有沒有什麼豔遇啊？」辦公室外，一名員工為了緩和氣氛，揚高聲音問道。

在別人聽來，這只是隨口找話題聊聊，大家都很清楚自家部長肯定又是酒會上最風光的男人，迷倒了眾家千金名媛。

但是在孫皓川聽來，有關「酒會」和「豔遇」的字眼都無疑戳中他的軟肋！讓他又一次想起那不堪的一夜！

「那麼八卦做什麼？做好你們自己的事！」他怒吼出聲，嚇了所有人一跳！意識到自己表現得過於激動，他稍稍捏了一下鼻梁，裝沒事的說：「我去一趟洗手間。」然後丟下一群目瞪口呆的部下，逕自離開辦公室。

來到洗手間，他捧著冷水往自己的臉潑了好幾下，想讓自己冷靜一點。

該死的，孫皓川，你怎能這麼慌亂！這一點都不像你！

他深深吸了一口氣，看著鏡子裡狼狽的男人，忽然覺得自己很可笑，竟然就因為意外的一夜這麼無措。

想想，更該覺得荒唐的是楊凌鵠吧！

也不知道那個傢伙後來怎麼樣了，當時他的心情太亂，於是落荒而逃，完全沒顧

及到對方的身體情況，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傷到他？對了，他說要去沖澡的時候，看他走路的樣子好像有點勉強……

「該死！」孫皓川猛地拍了自己的臉頰一下，他只顧著自己都忘了楊凌鵠有沒有事。

就在孫皓川還在胡思亂想之際，聽到有人走進洗手間來，他下意識回頭，就看見一道熟悉的身影。

「小川？呃……」看到他，楊凌鵠的臉上閃過一絲尷尬，但很快就掛上溫和的笑容，「孫部長，好巧啊。」

「你來做什麼？」孫皓川急忙迴避視線，扭過頭裝作在看著鏡子打理自己的儀容。

「做什麼？來洗手間還能做什麼？當然是解決生理需求！」楊凌鵠笑著回答。

生理需求？頓時，想歪的孫皓川感覺熱血上湧，臉都紅了。

沒發現他的異狀，楊凌鵠逕自從他身邊走過，直到他走到小便斗前，孫皓川才反應過來，羞惱地恨不得賞自己一記耳光！

淡定！淡定！他提醒著自己。

他爬了一下頭髮，看著鏡子，假裝很自然的開口，「那個……那天你後來……沒事吧？」其實話說得很不自然。

「什麼事？」楊凌鵠一愣，接著像是突然明白過來，笑道：「放心，我又不是女人，這沒什麼。」

老實說，這是孫皓川想聽到的答案，可真聽見楊凌鵠用如此隨性的口吻，以及若無其事的態度這麼說時，他反而不高興的皺起眉頭。

「這怎麼會沒什麼？」兩人發生這麼越軌的事，怎麼在楊凌鵠看來還沒什麼？他實在不能認同。

「早就不疼了，不就一夜情嘛，你別放心上。」解手完，楊凌鵠泰然自若的到洗手臺洗手，一邊笑道：「你要真過意不去，請我去喝一杯就算啦，只不過這回可別再喝醉，不然你又要再請我……」

「請你個頭！」禁不住對方這麼調侃，孫皓川登時面紅耳赤，又見楊凌鵠抬起頭來，從鏡子裡看向自己，他急忙撇過頭轉身離開，「那就今晚吧，下了班以後。」

「喔。」聽了這話，鏡子裡映出的那人彎了下嘴唇，稍稍鬆了口氣。可惜，離開的人看不到。

他不想讓小川覺得不自在，所以才表現得滿不在乎，儘管他有些受傷了，但他寧可先回到朋友的位置，也不想毀掉這一點點的進展。

他很懦弱他知道，可他就是不敢多冒一點險。

下班之後，兩人坐在這區很有名的一家酒吧的吧臺邊。

這是他們久別相逢後第一次坐在一起聊天，但孫皓川始終板著臉，像是人家欠了他錢不還一樣。

楊凌鵠隨意點了杯調酒，接著脫掉西裝外套，扯鬆領帶，又解開兩顆緊緊束縛著他的襯衫鈕釦。

敞開的領口下，露出些許還未完全消退的吻痕，讓孫皓川急忙撇開頭，不敢看自己的傑作。

他正襟危坐，雙手在膝蓋上捏成拳頭，周圍嘈雜的聲音讓他的頭腦嗡嗡作響。他是不太適應這種場合的人，平時忙得焦頭爛額根本沒時間，就算有時間，他身邊沒有人會來這種地方尋歡作樂，他自然也不可能獨自一人前來。

比起孫皓川的拘謹，楊凌鵠倒顯得十分自在，他一邊喝酒，一邊環顧周遭，嘴角一直掛著淡淡的笑容。

酒吧的光線迷離，不少穿著性感、婀娜多姿的辣妹來回走動，楊凌鵠時不時向她們投以注目禮，而女人們也大都嬌笑回應。

「你經常來這裡？」看對方一副如魚得水的樣子，孫皓川忍不住問道。

「有時候太無聊了，就來這裡玩玩，看看美女、聊個天什麼的，你對這個沒興趣嗎？」其實楊凌鵠問得有些故意，他知道照孫皓川的個性是不會來這種地方，但他就是很想從他口中確定。

「也不算沒興趣。」孫皓川抿了口酒，這才大膽地朝四周看去，就怕被楊凌鵠笑。只是這一看，還真的讓他眼前一亮。

舞臺上，一名披著黑亮長髮、穿著挖背背心跟豹皮短褲的美女吸引了他的目光。她賣力舞動身軀，看起來活力四射——正是他喜歡的類型。

見孫皓川一直盯著遠處，楊凌鵠也好奇地看了過去，確認了對方的視線後，他的眼神黯下。

剛跳完一場的美女走下舞臺，直接走向孫皓川跟楊凌鵠的位置。

孫皓川有些訝異，楊凌鵠倒是很自然的打了一聲招呼，「嗨，姍姍。」

姍姍走近後，露出一個笑容，用嬌滴滴的聲音說：「喲，小楊哥好久不見，今天怎麼你和趙哥分開坐了啊？」

「原來你認識她。」孫皓川在心裡暗罵自己自作多情，剛剛還以為人家是走向他，幸好沒在楊凌鵠面前鬧笑話。

楊凌鵠沒搭理他，而是笑著跟姍姍聊起天，「今天帶了朋友，就跟朋友一起坐了。」

對了，瞧妳最近又更漂亮了，是不是交了新男友？」

兩人之間熱絡的氛圍，讓插不上話的孫皓川有些吃味，但他不知道是因為被美女冷落而不高興，還是被楊凌鵠當空氣而不舒服……

「哼，我看小楊哥最近才是春風得意吧，脖子上的吻痕都不知道是哪個女人印上的，你這個花花公子！」

姍姍嬌嗔，卻讓坐在一旁的孫皓川險些噴出酒來。

那個印子可不是女人烙上去的！

孫皓川的動作太大，終於引起姍姍的注意，「這位帥哥好像從來沒見過，小楊哥他是你帶來的？」

「是啊，我朋友，孫皓川，叫他小川就行。」楊凌鵠拍了拍孫皓川的肩膀。

孫皓川禮貌的跟姍姍點了點頭，順便誇讚了幾句以博得美女好感。

在這方面，他還是有幾分手腕的，畢竟平時接觸的客戶裡也有不少女性。

「小楊哥，我還是第一次看你帶趙哥以外的朋友來，不過你朋友挺有趣的。」姍姍很大方的走到孫皓川身邊的座位坐下。

見狀，孫皓川立即招來酒保請姍姍點酒。

「別客氣，今天我請客。」他綻放出屬於成熟男人的溫和笑容，對美女的態度顯然和對某人的不同。

看姍姍笑著打量自己，一雙媚眼在他身上掃來掃去，他感到一陣緊張，臉也有些發燙。

他還是第一次被美女這麼火辣辣地盯著。

「小川哥挺帥氣的嘛，有沒有女朋友啊？」她邊說邊朝孫皓川貼近。這是她慣用的伎倆，自信沒有幾個男人能抗拒得了她的誘惑，「你覺得我有沒有資格？」

聞言，孫皓川的臉頓時漲紅，但那跟美女完全沒關係，他只是突然想起來，跟楊凌鵠上床的那個晚上，那傢伙好像也有說過類似的話——「是我就不行嗎？要不要……跟我試試……」

忍不住，他偷偷瞄了楊凌鵠一眼，正好對方也看向他，眉毛微微上揚，表情有些古怪，好像不怎麼高興。

「小川哥？」姍姍見孫皓川沒有反應，於是嬌滴滴地喚了一聲，手剛想往孫皓川臉上摸，卻冷不防被人抓住手腕。

「呃……」楊凌鵠有點尷尬地笑了笑，將她從孫皓川身邊拉了回來，「你這樣可不行，會嚇到小川的。」

姍姍的舉動對孫皓川而言的確有些唐突，但還不至於嚇到他這麼嚴重，他反倒覺得楊凌鵠的舉動有些奇怪。明明是他帶自己來酒吧找樂子的，現在他遇上一個美女對自己有意思，楊凌鵠卻擅自替他擋了？

他越想越覺得奇怪，難不成……這傢伙還是像以前一樣，非得跟他爭個高下，現在有美女看上自己了，他就不高興了！

「怎麼了？」姍姍很不服氣地掙脫開楊凌鵠的手，「以前，也沒見你這樣護著趙哥嘛。」

「這不一樣。」

「有什麼不一樣？」姍姍撇嘴，不滿的說道：「該不會這位是你的什麼人吧？」但她才說完，不給楊凌鵠解釋的機會，立刻轉頭跟孫皓川告狀，「小川哥，這傢伙可是雙性戀，你也一樣嗎？」

「啊？」孫皓川詫異地看了楊凌鵠一眼。雙性戀？他怎麼不知道有這回事？他以前只見過楊凌鵠交女朋友……也難怪了，楊凌鵠能這麼坦然面對跟他上床這件事。

思及此，心底有股莫名的不悅油然而生，想到楊凌鵠可能早就跟別人上過床，他就有點不是滋味，但他沒有細究這種感覺。

反觀楊凌鵠可沒之前那麼鎮定了，忽然被人揭穿這件事，他差點沒從吧臺的椅子上摔下來，但他立即平復心神，用打探的目光看向孫皓川，發現對方的眉毛微微皺起，他心涼了大半。

「哎呀，是啊是啊，我可是男女通吃的！哈哈！」楊凌鵠像是不以為意的乾脆承認，看上去反倒讓人覺得他只是在開玩笑，「我帶來的當然是我的新男友。」

「你瞎說什麼！」

孫皓川正要反駁，卻被楊凌鵠一把摟住肩膀，他對姍姍笑道：「我好不容易追上手的，妳可別來搗亂哦！」

姍姍一時愣住。小楊哥的語氣聽起來像是在開玩笑，可是表情看起來卻一點都不假。

「好吧，那你們自己隨意，我去陪趙哥。」適可而止的道理她是明白的，再鬧下去，她可要得罪朋友了。她拍了拍楊凌鵠的肩膀，笑道：「你加油哦。」

說完，她頭也不回地離開吧臺，還不忘給孫皓川拋了記媚眼，像是在挑釁楊凌鵠剛才的警告。

「你搞什麼？這玩笑開得太惡劣了！」孫皓川十分不滿。在看了楊凌鵠一連串的舉動後，他肯定了自己心中的猜測——楊凌鵠就是不想他今天先泡上一個美女。其實他根本不在意姍姍是不是誤會什麼？是不是因此而離開？他只是不爽楊凌鵠從中攬局，像以前一樣非要跟他爭個高下，還不惜說些無中生有的事！

「玩笑是嗎……」楊凌鵠低頭喝了一口酒，神色一黯。

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看錯了，楊凌鵠的表情有那麼一瞬間……顯得有些哀傷？頓時，孫皓川覺得自己的口氣太凶，剛想緩和氣氛卻又被氣到——

楊凌鵠抬起頭來，露出頑劣的笑容，「嘿，這不是什麼玩笑啊，我們不是該做的都做過了嗎。」

「別鬧了！」孫皓川不滿地皺起眉。

「我沒鬧啊。」楊凌鵠側過臉，手支著下巴，慵懶地看著他，「我的確可以接受男人，如果你需要的話，我們可以再……」

「夠了！」孫皓川這回是真的惱火了。

他受不了楊凌鵠的態度，那副無所謂、跟誰都可以的樣子十分刺目，好像他跟很多男人廝混過的樣子。

真是有夠差勁！

虧自己之前那麼認真的煩惱跟他一夜情的事，真像笨蛋，簡直被楊凌鵠耍得團團轉。

想到這裡，孫皓川決意不再跟楊凌鵠有往來，他沉聲道：「結帳。」

「這麼早就走？」楊凌鵠詫異地看向他，發現對方臉上寫滿憤怒後，急忙說道：

「我開玩笑而已，你別當真啊！」怎麼辦？自己好像又弄巧成拙了。

孫皓川拿了外套，從椅子上站起身。他現在已經不在乎對方是開玩笑，還是別的什麼，他就是不喜歡楊凌鵠這副沒個正經的模樣。

「不好意思，我跟你談不來，我先走了，你自己慢慢喝。」

「小川！」楊凌鵠跟著起身想追。

回過頭，孫皓川一手攔住他，「不用送，我認得回家的路。」

說完，他頭也不回地離開酒吧，丟下楊凌鵠一個人，傻傻的原地站著，也不知道

該怎麼辦才好。

楊凌鵠頹廢地回到剛才的座位上，懊惱著剛剛大意輕率的舉動，突然，一陣熟悉的笑聲在他身邊響起。

「哈哈哈！凌鵠，你就是這麼追求人家的嗎？」

楊凌鵠沒好氣的看了來人一眼，「趙欣宇，你就一直在旁邊看我笑話？」

「誰讓你撇下我和趙哥！活該！」姍姍挽著趙欣宇的手臂，朝楊凌鵠做了個鬼臉。

「姍姍，妳先去別的地方玩，我來好好安慰一下凌鵠受傷的心靈。」趙欣宇支開姍姍，坐在楊凌鵠的身邊，帶著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容，看起來根本不像是要安慰人的樣子，「你就是為了那個傢伙死皮賴臉地要我幫你進浮華馨香？」

如果孫皓川剛才有注意到姍姍所指的趙哥，他一定會大吃一驚，因為這位英俊男人正是浮華馨香的董事長特助，在公司裡也算得上是個大人物。

楊凌鵠和趙欣宇是在國外唸書的時候認識的，趙欣宇比楊凌鵠大兩屆，算是他學長，楊凌鵠也是經由他推薦給林鑫發的。

「你不用專程來調侃我。」楊凌鵠有氣無力的趴吧臺上。

說起來，他是什麼時候對小川產生那種感情的，他自己也說不確切。

他們的關係很微妙，從小一起長大，應該算得上是青梅竹馬的好兄弟。

偏偏兩人都是不服輸的個性，所以總是暗中較勁，一爭長短，偶爾還會針鋒相對。原本他也以為會一直以這樣打打鬧鬧的方式維繫這段友情，可當那一天，小川介紹一個女生給他認識，還說她是他女友時，他忽然萌生一股煩悶跟難受的感覺。起初，他以為自己只是不希望好兄弟把時間放在女友身上，但漸漸的，他意識到，自己對小川的感覺並不是那麼簡單，他討厭那個女生對小川做出親密的舉動，甚至希望自己能取代那個女生。

然後，他終於明白自己的心情——原來，他喜歡上死黨了。

剛察覺到自己心意的時候，他也是很心慌的。他們倆都是男生，他居然會喜歡上小川？到底是哪根筋搭錯了！

訝異、震驚，但他卻無法壓抑住自己的感情，忍不住開始試探死黨的態度——

「小川，你說那些同性戀是怎麼想的？」

他曾經小心翼翼的這麼問過小川，結果卻得到對方不屑的回答，「那些人腦袋有病！真噁心！」

就因為這樣，他一直沒敢將自己的感情說出口，不僅是他有自己的驕傲，不想讓小川看不起，也是因為他還想待在小川身邊，儘管只能做朋友。

也就是因為如此，他才會主動誘惑小川的初戀女友，並設計讓小川親眼看見，想讓兩人分手，卻沒想到弄巧成拙，讓小川為此氣到現在。

鬧翻之後，他出了國，有了更多的感情閱歷，人也越來越成熟，坦然接受自己是個雙性戀的事實。

但無論他經歷過多少段感情、和誰交往，他始終忘記不了那個狠狠揍他的傢伙，甚至暗中打探他的消息，最後還是忍不住回了國。

想不到每每有了一點進展，就又被自己搞砸了。

看楊凌鵠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，趙欣宇摸了摸他的頭，「別這麼氣餒，你本來就知道會這麼困難的，畢竟那傢伙怎麼說也是喜歡女人的。」

「這我知道，呵呵。」楊凌鵠苦笑兩聲，又趴回吧臺上。  
他很清楚小川是跟自己不一樣的人，他是不應該招惹他的，可是對小川，他就是放棄不了。

Crescent